

# 毕加索陶器艺术

四川美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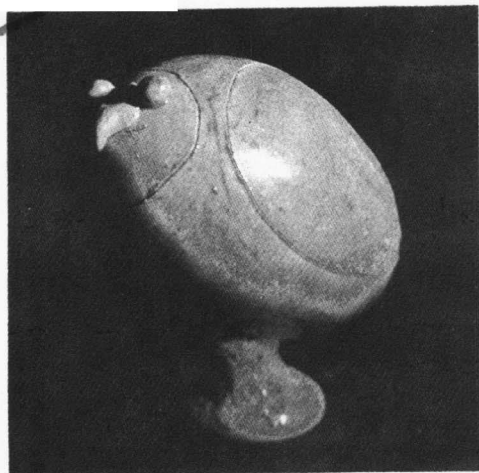
卜维勤 编



Picasso

# 毕加索陶器艺术

卜维勒 编



四川美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大川 何昌林

封面设计：张大川

技术设计：易 翔

## 毕加索陶器艺术

卜维勒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20 印张4.4

1990年4月第一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410-0382-4/J·501

定价：6.50元

# 人间意识的蓝色思考与创造

## ——初读毕加索陶器艺术

我想各位艺术同道和我一样能一次看到毕加索这样精彩的陶器艺术品一定十分兴奋。

这些资料是出自一个外国毕加索陶器艺术研究家十年的心血，这位学者遍访了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收藏家，专门把资料集中一起，购买了出版权，才使有一个集中问世的机会。

我先睹为快，写下了几段介绍文字，请同道们指正：

### 一、鱼骨·灵感

灵感对于一个真正艺术家，它随时可以迸发出来。

有一天毕加索在吃午饭，他小心翼翼地把一条鱼的肉吃得一千二净，只留下一架完整的鱼刺，那鱼骨骼的特殊的结构之美吸引了他，他立刻转向工作室，取出一块泥土，把鱼骨头压在粘土上，鱼骨骼的自然形状，印在泥土上产生了变化而又和谐的艺术形象。然后他取下泥土上印有鱼骨的泥条，放在白盘上，立刻，那鱼骨的直形线和盘子的圆形线条，呈现出一件具有特殊情趣奇异的创造物。

他由此得到启发，在白瓷盘里不是可以创造各种形象吗？之后，毕加索向工厂订制一批批瓷盘，选用了各种具有永久性质的化学与金属制成的涂料，其效果各现异彩。于是大量的毕加索瓷盘艺术便在这时诞生了。这就是今天读者能看到的毕加索珍贵的画盘艺术。

他初期画盘，大体可分三类：

动物：山羊、鸽子、猫头鹰、公牛、马，还有各种鱼类的造型。毕加索十分喜爱动物，在他的院内和阁楼内养了一些鸽子和山羊，它们常常是毕氏的特殊的创作模特。与动物有关的，他还画了大量的斗牛为题材的系列画盘，对斗牛的场面作多样的描写，有的在露天赛场，有的在室内表演台，有的单人斗牛，有的几组斗牛的场面，有的在各种灯光下的多侧面的表现，在这个有限的圆形斗牛场里，要创造出多姿多彩丰富多变的构图，这对一般画家是很难做到的。在这里充分显示出一个艺术大师占领、征服空间的特殊本领与非凡的表现力。

同时，这些画盘也是毕加索生活的一个侧面的写照。毕加索平生最喜欢看斗牛比赛，斗牛是西班牙传统的国技。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他的这种爱好和他坚毅的性格与在艺术上不断勇猛的进击心理素质有关。

特别值得向我国艺术同道提及的是，这些精彩的画盘都是用中国毛笔画的，是张大千先生在拜会他时赠送的毛笔，从而成为他手中运用自如的创作武器。由于毕氏具有深厚的基本功夫和对多种艺术材料与工具极大的适应性，他能很快的理解中国毛笔的特点，用它创造出极具东方风味运笔技巧，他的富有弹性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线条，显示了当代艺术大师驾驭工具的能力。

变局限为无限从来是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特殊本领。

毕加索面对圆形单一的适合结构——圆盘的共性形体，能创造出那么多的超出一般模式的异样构图和有别于常规的奇特的空间分割，在他那已有的艺术语言里不断派生出全新的形象词汇，组成了极巧妙的适合装饰形象，显示出他的潜在的艺术创造能力。

神话——是毕加索画盘陶器艺术中第二个常用的题材。我们从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有希腊神话、和平之神、传说中的骑士、民间故事和为西班牙人非常熟悉的文学形象——唐吉珂德等等。在这里反映出他对自己祖国的文化的酷爱，以及对古希腊及爱琴海地区古代雕刻的迷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毕加索总是以一个现代艺术家的高度的目光和手法，对于传统古老的艺术和民间故事的感受具有明显的时代感，并能不断注入极富创造性的新形式，毕加索确已发挥得淋漓尽致。

人体——是毕加索画盘与陶盘艺术中第三种题材。毕加索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人体画，他始终坚持以人自身的形象歌颂人的伟大、庄严与美丽。在各种陶盘中，毕加索运用中国的毛笔以流利韵致带含蓄的飞动感的线条画出了异常生动而美丽的人体造型。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些充满生命力与青春的人体陶瓷艺术品是出自年迈的毕加索之手，仍然保持着并不因为年龄而老化的创作活力。

西方艺术家看了毕加索的陶盘惊奇地说：“毕加索与东方的佛禅，可以毫无关系，或者说他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但他画上的境界完全是忘我的世界，圆融无碍，游戏三昧。在他作品的背后，隐藏着对客观实体的把握，以及久经磨练的表现力，在轻巧随意中见功夫。”的确，毕加索的这些陶盘不能做为一般的工艺品看待。一般工艺品是制作出来的，毕加索的这些作品是画家直接即兴式创作出来的；笔下留有画家的创作激情和艺术脉搏的跳动感，是艺术家神经末梢的延长。当然毕氏的这些陶瓷艺术品也都是经各种工艺制作过程和手段，也是制作出来的，但一般工艺品缺少艺术家直接参与情绪的复制性。毕加索陶艺品是他整个创作活动的一个主要侧面，是毕加索艺术世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他的绘画具有同样的艺术价值。

## 二、紫丁香·陶器城

1947年一个夏天，毕加索在法国南方阿尔卑斯山滨海省一个盛产丁香的瓦洛里斯（Vallauris）小镇上散步，见到镇郊有一座小小的“陶器城”，看到那里的工人从泥土中提炼陶土，而后作成坯，刻花、烧窑……很迷人。他随便制作了一个异形陶瓶，经火的奇妙的再创造，便成了艺术品，从这一件试制品开始，便诞生了毕加索立体彩绘型艺术，从这以后足足有半年的时间他好象忘记了用笔作画，

每天到陶瓷厂去，创作完全属于他自己的陶器艺术。

1951年的5月，瓦洛里斯的紫丁香开得和往年一样多姿多彩，迎接从四面八方而来参加丁香节的远客，观赏丁香花潮的人打破往年的记录，小城一时挤满了人，他们并不是仅仅欣赏丁香花的，而是来参加毕加索陶器艺术发布会议式的。

那天有许多从巴黎，从世界各地专程来看毕加索陶器艺术的，有艺术家、理论家、新闻记者、世界著名艺术收藏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温莎公爵夫人专程从伦敦赶来，一起同全城观众观看了震动当时欧洲艺坛的毕加索同火和泥土共同创造的艺术精品。开幕那天，温莎公爵夫人穿着淡蓝色的礼服来参加发布会，她看后说：“美丽极了！”她当场买了六件陶器。从此以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毕加索的陶器造型奇特，他神秘的幻想力催生出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有的作品在理念上破坏外表的秩序行为，借象征表达深层观念。有的以意象观念的符号造型、及内在精神结构，表达非现实的幻想。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家庭中任何环境都是优美的。它给人一种活泼中带有隐喻，快慰中带有诙谐，在独创性造型中蕴含有包容力的人生和自然。

毕加索的同时代评论家和艺术家普遍认为他的这些陶器艺术达到了当时的巅峰状态。

任何方面只要毕加索有所染指，就马上沉迷其中，假以时日。而在这方面得以成就后，他又在其他领域寻找新的出路，一段时间以后，境界又灿烂辉煌。

巴黎著名诗人杰克·普列费尔在参加毕氏新陶发布会时说：“请看，各位朋友们，毕加索在瓦洛里斯这段时间的影响力。去年在这小镇的街坊还陈列的尽是陈旧不变的老式繁琐的陶器，今年就大不相同了。平庸的东西不见了，整个小城的陶器充满新鲜的造型和富有生命力的色彩和满城盛开的紫丁香花一样美丽，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游人。”当时一位新闻记者报道说：“毕加索不仅仅是个天才。他也是一架发动机，能推动整个陶器城脱离平凡。”

### 三、火·奇特的造物

一个瘦小的男孩，手捧着一只泥鸽子，皱着眉头，哭丧着脸，由父亲护送到学校门口，走进教室，不做作业，在笔记本上只是画画，手中鸽子是他写生的对象……。这是毕加索第一次接触泥巴，半个世纪之后，也同样用泥巴做了鸽子，只是那时需要火的净化和纯化，而赋予泥土以绚丽多彩的艺术生命。

人类最早产品就是对火的使用。当人类征服了火，使之成为产热发光的奴隶，一边又用火征服了粘土和金属，用它们制造工具、日用品。而后，他们又运用火创造了使人们愉悦或深思的艺术。

毕加索和陶瓷工人一样坐在窑口，注视着炉火火候的变化，高温的火焰像芒刺一样射出一片白炽的光，不管眼睛多么刺痛难受，但他被火，被那神秘精灵所吸引，他要驾驭火，驾驭火的色彩，使作品在不同的温度下获得多样的神秘的效果。

火成了毕加索新的创作语言。

火对于毕加索是调色板之外的一特殊颜色创造出被诗人称之为“用七色霞光冶炼的艺术”。

毕加索是最善于变局限为无限的艺术大师，他在麻胶版画中，充分发挥了优美的印刷味，和强劲有力的刀法；他在铜版画中，充分发挥了富有弹性的线的独立欣赏价值；它在整个的陶器艺术中，运用了艺术大师所特有的强悍的内蕴力，控制了火的偶然性与釉的流动性，达到了艺术家预定的微妙效果。

毕加索将绘画的手段与雕塑的方式结合在陶瓷中去。使之产生丰富多样的效果。

如果有人将毕加索的陶器看成工艺品，那也仅仅从工艺材料上简单地划分。实际上是他整个绘画世界的延长。

这首先是在这些“硬质材料上的绘画”，同毕加索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充满了极大的创造性。西方评论家称毕加索为“绘画发明家”，毕加索的本质在于创新。欧洲的美术史家常常这样评论“毕加索是大艺术家，马蒂斯是大画家。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创造性的不同，毕加索每一步伐所踩的都足以预测未来的转向，是转动现代艺术思潮漩涡的人”。他的陶器艺术也带有未来性的创造。

你看他创造的瓷瓶，在瓶的上部很细地画了女人头像的眼睛和嘴，下部很粗，画了女人稍长的脖子和胸部与花，瓶的提手正是女人头部的外形，他智慧的设想，不仅看到可视形象的实体，而且还看到无形空间的想象的形象，这让你体会到艺术大师的构思的奇特性。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既是瓶身又是人体共同型的妙用；你还可以看到三条鱼形共同线的聪明的组合；你同时还会欣赏到毕加索创造的鸟身人头的奇特的造物，你会感受到毕加索创作中的多向多侧面多角度的活跃的思维活动；在斗牛这同一题材多次反复再造，常常是毕加索进入艺术深层空间和多层次艺术境界极其宝贵的创作经验。我看过一本毕加索的“形象探求日记”，对大型创作中的形象，进行几十次几百次的反复刻画，变形，每画一幅都记上日期。为了画好和平女神与战争的恶魔的形象，曾一天不漏地连续画了四个月，直到满意为止。我想朋友们都会记得他的牛的造型由具象到半抽象，经过多少试验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创作心态的历程。他为此几度易稿，作画态度十分严谨，虽已成大名，仍不松懈丝毫。“格尔尼卡”这幅画完成之前，作了不知多少草稿，这些草稿出版了一本专集。

毕加索的陶器艺术常常是造型与绘画相结合，如果我们仔细认真品味一下毕加索运笔用线的功夫，就可以看到毕加索对于东方艺术“线”的独到的鉴赏力。毕加索绘画中的线，苍劲老练，具有独立的生命力，而绝不象一般西方画家笔下的线，仅仅是轮廓分界线。他横跨东西，直接吸取自己传统模式之外的艺术精华，才构成一位艺术大师的艺术素质，由于他的才华、兴趣与创新精神，使他的陶器艺术成为世界陶器艺术史上超常性的作品。

米罗看了毕加索的这些造物高兴地说：“陶器艺术是毕加索艺术中最富人间性的部分，他的创造突破了惯常的形态学。艺术家的热情与火的神秘交融，使恒常不变的物质增加了无限的高贵性，是陶器传统观念的创新，瞬间的即兴的行动，产生了永恒的价值，是他对人间意识进行蓝色的思考与创造”

